

沈



周山湖 ● 著

夢溪妙筆

沈括傳

括



梦溪妙笔

沈括传

周山湖 著

作家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梦溪妙笔：沈括传 / 周山湖 著. — 北京：作家出版社，
2016.10

(中国历史文化名人传丛书)

ISBN 978-7-5063-9180-1

I. ①梦… II. ①周… III. ①沈括 (1031 ~ 1095) - 传记
IV. ①K826.1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6) 第230783号

梦溪妙笔——沈括传

作 者：周山湖

传主画像：高 莽

责任编辑：林金荣

书籍设计：刘晓翔+韩湛宁

责任印制：李卫东 李大庆

出版发行：作家出版社

社 址：北京农展馆南里10号

邮 编：100125

电话传真：86-10-65930756 (出版发行部)

86-10-65004079 (总编室)

86-10-65015116 (邮购部)

E-mail: zuojia@zuoja.net.cn

http://www.haozuoja.com (作家在线)

印 刷：北京汇林印务有限公司

成品尺寸：152 × 230

字 数：330千

印 张：23.25

版 次：2016年10月第1版

印 次：2016年10月第1次印刷

ISBN 978-7-5063-9180-1

定 价：39.00元

作家版图书，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作家版图书，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

中国历史文化名人传

组委会名单

主任：李 冰

委员：何建明 葛笑政

编委会名单

主任：何建明

委员：郑欣淼 李炳银 何西来 张 陵 张水舟 黄宾堂

文史组专家成员（按姓氏笔划为序）

王春瑜 王家新 王曾瑜 孙 郁 刘彦君 李 浩 何西来
郑欣淼 陶文鹏 党圣元 袁行霈 郭启宏 黄留珠 董乃斌

文学组专家成员（按姓氏笔划为序）

王必胜 白 烨 田珍颖 刘 茵 张 陵 张水舟 李炳银
贺绍俊 黄宾堂 程步涛

出版说明

中华民族五千年文明史中，涌现了一大批杰出的文化巨匠，他们如璀璨的群星，闪耀着思想和智慧的光芒。系统和本正地记录他们的人生轨迹与文化成就，无疑是一件十分有必要的事。为此，中国作家协会于2012年初作出决定，用五年左右时间，集中文学界和文化界的精兵强将，创作出版《中国历史文化名人传》大型丛书。这是一项重大的国家文化出版工程，它对形象化地诠释和反映中华民族文化的基本精神，继承发扬传统文化的精髓，对公民的历史文化普及和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都具有重要而深远的意义。

这项原创的纪实体文学工程，预计出版120部左右。编委会与各方专家反复会商，遴选出在中国文化发展史上产生过重大影响的120余位历史文化名人。在作者选择上，我们采取专家推荐、主动约请及社会选拔的方式，选择有文史功底、有创作实绩并有较大社会影响，能胜任繁重的实地采访、文献查阅及长篇创作任务，擅长传记文学创作的作家。创作的总体要求是，必须在尊重史实基础上进行文学艺术创作，力求生动传神，追求本质的真实，塑造出饱满的人物形象，具有引人入胜的故事性和可读性；反对戏说、颠覆和凭空捏造，严禁抄袭；作家对传主要有客观的价值判断和对人物精神概括与提升的独到心得，要有新颖的艺术表现形式；新传水平应当高于已有同一人物的传记作品。

为了保证丛书的高品质，我们聘请了学有专长、卓有成就的史学和文学专家，对书稿的文史真伪、价值取向、人物刻画和文学表现等方面总体把关，并建立了严格的论证机制，从传主的选择、作者的认定、写作大纲论证、书稿专项审定直至编辑、出版等，层层论证把关，力图使丛书经得起时间的检验，从而达到传承中华文明和弘扬杰出文化人物精神之目的。丛书的封面设计，以中国历史长河为概念，取层层历史文化积淀与源远流长的宏大意象，采用各个历史时期最具代表性的文化符号与雅致温润的色条进行表达，意蕴深厚，庄重大气。内文的版式设计也尽可能做到精致、别具美感。

中华民族文化博大精深，这百位文化名人就是杰出代表。他们的灿烂人生就是中华文明历史的缩影；他们的思想智慧、精神气脉深深融入我们民族的血液中，成为代代相袭的中华魂魄。在实现“中国梦”的历史进程中，必定成为我们再出发的精神动力。

感谢关心、支持我们工作的中央有关部门和各级领导及专家们，更要感谢作者们呕心沥血的创作。由于该丛书工程浩大，人数众多，时间绵延较长，疏漏在所难免，期待各界有识之士提出宝贵的建设性意见，我们会努力做得更好。

《中国历史文化名人传》丛书编委会

2013年11月



沈 括

目 录

001	第一章 / 钱塘江畔奇少年
017	第二章 / 守孝制探微寻奇
029	第三章 / 治沐水初露锋芒
051	第四章 / 万春圩再展奇才
068	第五章 / 科举及第逢国丧
085	第六章 / 转运使荐才文昭馆
103	第七章 / 逢变法提举司天监
132	第八章 / 修治汴渠督察两浙
160	第九章 / 巡视河北遭谗受诬
187	第十章 / 出使辽国有功反贬
214	第十一章 / 任三司使巧理财经
245	第十二章 / 经略延州克敌制胜
281	第十三章 / 永乐败绩代人受过
324	第十四章 / 随州制图梦溪写书
353	附录一 / 沈括生平大事记
357	附录二 / 主要参考书目
359	后记 / 另一种面貌的知识分子

第一章

钱塘江畔少年

公元一〇五一年，也就是中国历史上的北宋皇祐三年夏天，在浙江杭州西北部天目山下、苕溪边的大路上，急匆匆地奔走着两顶青纱小轿。

这两顶小轿里坐着两个在中国历史上鼎鼎大名的人物：一个是当时的杭州知州范仲淹，时年六十二岁；一个是时任舒州（今安徽潜山）通判的王安石，时年三十一岁。他们此行是要去看望他们共同的老上司、时任南京（今河南商丘）太常寺少卿的沈周，时年已经七十四岁。

沈周字望之，出身世代官宦人家，为人诚厚，为官勤勉，进士及第后从县令做起，担任过十三任地方官员，口碑颇好，两次擢升入京又两次被排斥出来。三年前江南大旱，他任江南路东按察使考察抗灾，接触到了因搞“庆历新政”变法失败被贬在杭州的范仲淹，他发现，范仲淹没有像其他地方官那样，只下发点赈粮、赙款救济完事，而是创造了一种以工代赈的新方法，组织灾民兴修水利抗灾工程，既避免了灾民的大量外流，又为防止将来的灾害奠定了基础。沈周感到这真是一个利国利民的好对策，竭力向上举荐，结果上面毫无反应，但是这个朋友是交上了，平日与范仲淹交谈相处，觉得在政治见解和生活意趣方面十分相投。

后来，沈周觉得自己年事已高，又不乐“事权”，便向朝廷上书，干脆辞去这个按察使的名头，自请到明州（今浙江宁波）做知州，这样，他又成为当时做鄞县知县的王安石的顶头上司。此时，王安石刚二十九岁，正血气方刚、踌躇满志，在这里进行了他最初的政治试验：在青黄不接的时候，由县衙贷谷于穷人，到收获的时候加息偿还，这就是后来他在全中国推行的青苗法的雏形。这个措施不但解了许多百姓的燃眉之急，也有效地抑制了豪门大户对土地的兼并。他还利用同样的政府借贷的方式修堤坝、办县学，使鄞县的面貌焕然一新，受到了当地人民的赞颂。沈周亲眼看到百姓为王安石立的功德碑文，非常赏识这个人，觉得他这样年轻就韬略不凡，是难得的栋梁之才，是大宋中兴的希望，因此也和他说得投机，成为了忘年的朋友。

去年，也许是朝廷体恤到沈周年迈病弱，不太适宜再奔波劳碌做下层工作了，就调任他到南京担任太常寺少卿。品级是提升了，工作却很清闲，只管一些礼乐祭祀程序方面的事情，但是，这种“照顾”已经太迟了，沈周上任不到一年，就病势加重，不能守职，只好上书请假回杭州老家将养。此时，正好王安石也来杭州考察以工代赈的做法，得知这情形，就和范仲淹相约一起来看望这位老前辈。

在钱塘一带，沈家是一个大家族。自从沈周的爷爷沈承庆担任大理寺丞开始，沈家已经出了两个尚书、三个进士，算得门第显赫。所以，离老远他两人就看见了沈家连片的宅第：绿荫掩映、青瓦白墙，崔嵬而不奢华，带着几分书香气。

宅门上，他俩报上姓名，沈周撑着病体，亲自出来迎接他们。看到一个年迈的老人支撑着憔悴的身体走这点路已经喘成一团，两人都觉得心不落忍，急忙上去搀扶道：“听闻老世伯身体欠安，才来探望，反叫老世伯如此劳碌，是我们的罪过了。”

沈周说：“哪里哪里！说实在的，以我现在的病况，就是皇帝的钦差来，我也不一定会上门首迎接。咱们不一样，是过心的朋友，我多走这几步，原不过是想早见到你们，能多说两句心里话而已，所以就不必客套，咱们随意为好。”

说着，他们来到了前庭大堂，并不进屋，反向旁边一个廊厅走去，这里摆有几副矮桌凳，还有一把黄藤编的躺椅；旁边栏杆外面，有翠竹几竿，菖蒲一丛，掩着一汪小池，内有白睡莲刚刚吐蕊，几条小鱼游弋，倒也静谧雅致。

“好地方！好地方！就在这里。”王安石立时赞叹。沈周说：“敝舍简陋，不嫌弃就好。恕拙老儿身子不济，只能歪在这里，不恭了。”他先半躺在躺椅上，“你二位随意，随意。”范、王二人就在矮凳上坐下，两个家人出来奉茶，退下。

王安石开口就先问病，倒被沈周拦下了，说：“病，已经是沉痾痼疾，问不问它就那样了，只好顺其自然，听天由命。倒是大限将近，想起一生的志向踌躇，空亡蹉跎，颇有不甘。想到你二人都有经天纬地的才学，也各有一番不同凡响的业绩，趁我这里是私人宅第，山高水远，他无外人，不妨就敞开胸襟，毫无忌讳，做一番纵横天下的扞虱而谈，也不枉我们这难得的忘年一聚。如何？”

两人连连点头：“好，好啊！”但真到要启口说事的时候，却又都凝眉敛息，神色严肃起来。

“可见是各有一番苦楚的。”沈周说，“不过在我这个行将就木的人这里，不妨苦水尽倒，怒火尽撒，无非出门就不认账而已。希文（范仲淹字），介甫（王安石字）年纪尚轻，对你那些年推行新政的周折不大知底，你可以给他说说。”

王安石马上恭敬地说：“不错，希文公，当年您拜相开始搞庆历新政的时候，我还刚刚是进士及第，初入公门，看到您上书的《答手诏条陈十事》，其中‘历代之政，久皆有弊，弊而不救，祸乱必生’之言，真是振聋发聩，令我佩服之至，觉得有这样的十条措施，真是可以整顿朝纲、富国强兵，我们这些后生小辈正可以为这场变革鞠躬尽瘁、建功立业，可是后来却不知为什么风声越来越小，竟至不提了。”

范仲淹苦笑：“岂止不提？还不到一年，当初颁发的改制的诏命都被废了，当初我们那些推行新政的人被加了一条‘朋党’的罪名，纷纷贬谪，调离京城。”

王安石：“这为什么？是夏竦一帮权臣在构陷、排挤？我听说还叫丫鬟伪造了石介的笔迹篡改书信，陷害改革官员。”

范仲淹：“那些老臣被伤了面子，那些权臣贵戚利益被新法所损，所以不满、抗拒，这都属自然，关键是……”他用手指了指上面，示意，“唉，是上面耳朵根子软，没有坚持原来的意见。”

沈周说：“希文老弟，你还是有所顾忌了，什么上面下面，在我这里又没有太监公公的揭发、御史台的举报，你就直说皇上吧，正是你在《岳阳楼记》里说的，我们这是‘居江湖之远则忧其君’，正是君子之为，又何惧哉？”

王安石说：“说起希文公写的《岳阳楼记》，堪称当今绝唱，一句‘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那真是说尽真君子磊落胸襟，是会流传千古的。此文一出，四海传抄，真有洛阳纸贵的感觉。”

范仲淹哀叹一声：“唉，你我之辈，岂是为些许名言佳句脍炙人口就得意满足之人？想想我倾半辈子心力推行的改革新政，真正实施还不到一年，就无疾而终，充其量，也仅仅留下这么一篇文章而已，悲哀啊！”说到这里，他的声音竟有几分哽咽。沈周和王安石也不由得动容。

范仲淹接着说：“其实，圣上开始采纳我们的建议，还是从谏如流的，我们的十条建议，他几乎是条条照准，马上就颁发了诏命。他大概没有想到，那些限制世袭、防止兼并，考核官员、改良贡举，条条都是要惹人的。后来这些人一闹腾，他的头就大了，反倒觉得原来太平无事挺好的，自己就缩了回去。其实他要是顶住撑个三年两载，见了成效，许多关系自然就理顺了。”

沈周说：“人们都传说当今圣上是当年‘狸猫换太子’留下的根儿，天生的仁慈、厚道，可正因为此，缺了果决的魄力，多了懦弱、犹豫。”

王安石说：“看来，这改革要想真正搞成，必须要有君上的大决心、大魄力，要有义无反顾的霹雳手段。他日我要是有机会与君上磋商改革的事，我就要明确地告诉他，要想办成事，天命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

沈周：“好啊！介甫到底是初生牛犊不怕虎，真是一针见血。说来

是啊！从我年方弱冠就进入仕途，当时就和有识之士商讨过时政的弊端，也不过就是冗官、弱兵、兼并等事，现在五十年过去了，这些弊端依然存在。我奔波劳碌了一辈子，空有感叹，竟不能动之分毫，究其根本，除了时运不佳、不在其位之外，无非就是瞻前顾后，缺乏冒天下之大不韪的魄力，犹豫姑息以至蹉跎。总结我这一生，算是个清官、勤官，却也是个平庸之官。你两位却不是这样，自有一番建功立业舍我其谁的气质，尤其是介甫，正当盛年，应当抓住时机，一展抱负，我大宋中兴的希望或许就在你身上。”

王安石说：“如有这样的机会，我定然不负先辈重托，竭诚效命。”

范仲淹说：“前车之覆，后车之鉴。说来说去，还是得碰上一个有远见、有魄力、能够始终如一的皇帝支持，才能成事。”

王安石说：“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我就不信我这辈子碰不到个有眼力的皇上。”

范仲淹说：“碰上碰不上，反正我们这些士大夫是不能气馁，要卧薪尝胆，伺机再发。介甫正当其时。正如我当初给梅尧臣回复的那篇《灵乌赋》中所言：彼希声之凤皇，亦见讥于楚狂……”

王安石接着咏诵：“彼不世之麒麟，亦见伤于鲁人。凤岂以讥而不灵？麟岂以伤而不仁？”

沈周也加入：“故割而可卷，孰为神兵？焚而可变，孰为英琼？”

最后三人一起咏诵：“宁鸣而死，不默而生！”之后，相视而大笑。

话说到这里，似已说尽，三人的心境都觉得畅快了许多。此时已近中午，家人来报，说夫人已经备好了午饭，请客人用餐，沈周就将他们引到后堂里来。

在后堂，沈周向他们引见了自己的夫人许氏。范、王早听闻沈夫人是大家闺秀，有名的苏州才女，其祖父官至刑部尚书，哥哥许洞自幼学习兵书战策，是本朝著名的军事家和战略家。今天一见本人，虽然已经年过花甲，依然眉目清秀，举止端庄娴静，气度不凡。

互相见礼之余，范仲淹特地提道：“前些年奉命提督西疆战事，不才还特地拜读了令兄所著《虎铃经》，真知灼见，获益匪浅。”

许氏笑道：“哪里！您两位先生都是当代雄才，文坛领袖，拙兄的一点笔墨，只能算是博取一笑，也正和我的厨艺一样。贵客临门，本应该设宴款待，怎奈太急了来不及准备，只做了几个简陋的小菜，聊以充饥而已，还请两位不要笑话。”

范仲淹说：“一壶清酒，二三知己，四五盘菜肴，做一席谈，正是多少雅士求之不得的绝佳境界，何言简陋呢！”

沈周说：“都不客气了，随便就好，请！请！”

酒席的确不算丰盛，可都是新摘的时令蔬菜，现打的草鱼河虾，配以腊肉板鸭、绍兴老酒，倒也清爽宜口。沈周病体不胜酒力，只浅饮了一杯，有夫人许氏陪同劝酒，范、王两人都喝了不少。

酒至半酣，闲聊了许多话题之后，沈周才说起：“你两位名家，我平时就是想请也请不来，没想到你们居然一起来了。这说明你们和我沈家有缘。既如此，有两件事情，我还真想托付给你们。”

两人连忙放下酒杯，正襟道：“老世伯请讲。”

沈周说：“其一，既然是知己朋友，就不妨直言，以我现在的病态，已经是入之膏肓，针药不逮，所余时日怕不多了，我不得不安排我的后事。直说吧，我身后的墓志铭文，想拜托介甫来写。”

王安石立即诚惶诚恐：“有希文先生如椽巨笔在上，怎么轮得着我这晚生小辈？”

范仲淹说：“世伯功德昭著，如蒙托付，在下愿为竭力。”

沈周说：“我们既为知己，就不必讲虚套，只讲怎么更为妥帖便了。希文刚从相位下来，至今仍处是非之中，又刚有《灵乌赋》《岳阳楼记》风靡天下。我本是个无名小吏，墓志铭又非吉物，请希文来写，不仅不能为范公增添什么文采风流，反倒容易被仇家诽谤，生出一些什么朋党远近的猜忌和嫌隙来，我死了一无所知，倒给朋友添堵，实非所愿。而介甫就不一样了，虽然素有文风，毕竟属于后生小辈，还做过我的下级，以下属礼为上司祭，顺理成章，是不是更妥帖呢？”

范仲淹说：“如此说来，倒真是介甫偏劳为宜。”

王安石拱手道：“那安石就恭敬不如从命，先谢老世伯信赖看重之

恩了。”

范仲淹：“那世伯所要托付的另一件事情是什么？”

沈周：“老夫另有所虑，就应说是我膝下的儿子了。”

范仲淹：“我如果没记错，令郎好像叫沈披，进士及第，现在供事国子监？”

沈周：“那是我的大儿子，我现在所说的是我的小儿儿子，名叫沈括，字存中。现在年方弱冠，尚在家中读书，未出道，今后的前程当然主要靠他自己，但也请你两位师长在学识上尽可能指导关照。”

接着，沈周讲了小儿儿子沈括的情况。原来，沈括出生时沈周已经五十四岁，夫人许氏也已经四十七岁，是他们的老生子，所以生来身体比较弱。而且，从他出生以来，沈周一连转了十几个地方做官，先是在四川简州平泉，后来又陆续调到封州、苏州、润州、泉州、杭州、明州，中间也到东京汴梁当过几个月的京官，没想到椅子还没有坐热就又被调了出来。这十几年，沈括和母亲一直跟着沈周的岗位奔跑，没有条件固定一所学馆，安定地接受系统的教育，只好由沈周和夫人抽时间自己教习。虽然沈括也算聪颖好学，十四岁就把家里的藏书全部看完了，但毕竟没有上过学堂，不知道能不能适应科举、出仕的需要。

范仲淹、王安石听了相视一笑。王安石说：“世伯，古人说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寻常文人只恨后者的不足，而他小小年纪倒已经行万里路了，所见所闻，正可以印证、注释书本上的学问，这比光关在书房里读《四书》强多了。”

范仲淹说：“加之世伯和尊夫人二人都是家学渊博，书香门第，亲自施教，恐怕一般的私塾学堂都比不上。令郎的学识风仪肯定错不了。”

沈周神情却丝毫没有显出松快，说：“你们不必安慰我，我这样担心是有理由的。我这个儿子，好学是好学的，只是他兴趣和关注点似乎与其他孩子不大相同。也许是从小跟着我们到处跑的缘故，见的各种新鲜事多，好奇心特别重，还总想穷根问底，对天地自然、风俗物理、艺文医卜之类的杂学非常感兴趣，而对于正统的经世之学反倒不太专注。毕竟晋身仕途靠的还是经学啊！”

范仲淹：“那《四书》《五经》他不爱读吗？”

沈周：“也读了，《论语》《易经》我还见他写过心得，只是他对杂学提的问题更多，更加热衷。”

王安石说：“照我听来，是世伯有些过虑了。《四书》是讲修齐治平道学之书，未免枯燥，本不如杂学生动，各方面的知识多懂一些，正可以避免死读书、读死书，反而能触类旁通，增加思考办事能力，有什么不好呢？”

范仲淹说：“老世伯既然担忧，我们吃了饭出去就见一下令郎，也出个题目试他一试，看他谈吐应对，就该知道他的学术功底。我们在仕途阅人无数，辨才的眼力还是有的。”

沈周说：“好，好，正要如此。”

饭后，在茶亭坐下，沈周就命仆人叫正在后院读书的沈括前来拜见两位名家师长。范仲淹说：“慢，我们现在也没有事，正好权作散步，到令郎的书房去看他用功，从他案头文牒陈设，正好可以撷取题目话头，也便于猜度其思绪意趣所在，老世伯以为如何？”

沈周起身说：“请！请！”他们便绕过一个廊子来到后院。王安石看到外门门扇上还斑驳留有贴过红喜字的痕迹，就问：“令郎难道正是新婚燕尔？”

沈周说：“见笑，这也是拙老儿怕见不上孙辈，催着他抢办的。还不只是这些，为了叫他精神饱满地娶妻生子，我还很下了功夫调养他的身体，治愈了折磨了他多年的眼病和白虫（绦虫）病。”

王安石说：“这两种病都不是好治的，世伯用的什么方剂？”

沈周：“眼病我用的‘小乌头汤’，驱虫用的是锡砂、芜夷、槟榔和石榴汁拈丸，还配以道家的吞气法，竟然治愈了。”

王安石说：“这方子倒应该记下来。”

沈周：“这方面我那儿子倒有心，全记下来了。”

说着他们走进了后院。还未进书房，却听得“吱呀”一声门自开了，一个二十来岁的白衣青年兴冲冲地迎出门口，冲他们纳头就拜：“二位师长道德文章，如雷贯耳，莅临寒舍，不胜惶恐，学生沈括叩首叩首再

叩首！”

说着，他不由分说，就地磕了三个响头。原来，王、范两人来的事，许氏已告诉了沈括，他早想拜见，又不敢造次，好不容易才盼到这个时候。

范、王二人毫无防备，忽然受到这种礼拜，又听得絮烦这一套，不由得相视笑了，沈括见他们笑了，也长跪在那里笑了。

范仲淹说：“哦，你就是沈括？”

沈周说：“正是犬子，鲁莽了！见笑。”

“哪里！请起，请起。”沈括便站起来。王、范二人打量他，面容清癯，五官端正，虽然身体略显孱弱，但礼貌儒雅，行止有度，一看就是严格的家教熏陶出来的，而眉宇之间的神情又透出质朴和率真，甚而带几分天真和顽皮，使这一切客套话都显得自然、有趣了。

范仲淹说：“带我们到你书房里看看，你这一段在攻读什么书呢？”

“我在读《孟子》。”沈括边答边把他们领进自己的书桌前，果然书案上摊开有一套线装唐刻本《孟子》，其中夹了许多纸条。王安石见状，会心地一笑：“好了，要讲‘孟学’，你可真是碰到一代宗师了。”

范仲淹知其所指，也没有吱声。原来，在传统的儒学中，孟子并未具有“亚圣”的位置，正是宋代的理学学者们将孟子抬举上去的，而范仲淹正是当时“孟学”领袖，他特别崇尚的，正是孟子宣扬的以天下为己任的自觉的士大夫精神。他随手翻开一页夹纸，见写有“君子之道”四个字，便问：“你以为什么是君子之道呢？”

沈括说：“我以为君子之道有四个层次：一曰有命，能受命于天，为时所用，以自己的才德匡扶社稷、造福万民，这自然是最高的层次了；二曰有义，即使不能得到相应的机缘和地位，身处卑微，但言行仍然要遵行着世间的大德大义；三曰正物，地位再次一等，如工匠耕夫，谈不上推行仁义，但起码能以正确的心智和劳作，匡正自己的物业，也可以惠人利世；四曰正己，即使我生不逢时，万事不济，但是心身总是属于自己的吧？我总可以用高尚的情操和端正的言行来匡正自己吧？这第四个层次虽然最低，却是君子之道的基础，先正己方能正物，然后才能谈